



绿夏之光

我要你记得，
这里面的每一个你，
又或者，
是你认得的她们，
即便我们从来，
永远，都回不了头。

楚玳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绿夏之光

楚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夏之光/楚玳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104-1443-5
I. ①绿… II. ①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5533 号

绿夏之光

作 者: 楚 玳 著
责任编辑: 熊文霞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90×1240 1/32
字数: 150 千字 印张: 6.25
版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443-5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那些清凉的时光

我所在的城市夏天晚上时常会有雷雨，和着闪电的照耀，像是就在头顶劈下的雷声，混在一起。这种时候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关上窗户拉好窗帘，什么都不管，躺在暖和的被窝里睡觉。

我的每一个睡眠里都有一个梦。在梦里，我常常回到小时候住过的房子。我的小小的卧室，我的粉红色的、浅绿色的百叶窗，漆着暗红色的书柜，还有蒙着纱的落地台灯。

它们都和从前一样，而我，也是从前小小的样子。

浅绿色的百叶窗在卧室，窗户下面有一个竹子颜色的小板凳，童年时候我很喜欢站在上面向窗外看，其实也看不到什么，外面是窄窄的一片草地，种

着几棵长得无比高大的说不出名字的树，再过去，就是妈妈单位里的另外一栋住宅楼。

午后风吹树叶的哗哗声会把我从午觉中叫醒，不然就是楼下偶尔有来叫我一起上学的同学，一面答应一面匆忙洗漱着，然后飞快地下楼去。我写下这些，不用闭上眼睛也能想起那个时候的场景，就像是才发生的事一样。

但是其实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无论多么不愿意去承认，我都已长成从前我认为毫无希望的那个年纪的姑娘了。我一直知道青春不会回头，我的年少时候的伙伴们，终有一天会变成小孩子的爸爸妈妈，从事各种工作，其中一些可能会变得面目可憎，又或者经历时光的雕刻，成为一个憔悴的中年人，又或者，即便眼角带着皱纹，但是依然风情万种。

我一直都知道，从来都知道回不了头。我们再也回不到在教室里嘻嘻哈哈的时光，也再也不可能有多一次再选择的机会。

这是又一个麦城的故事。如果你不是第一次看我的小说，那应该还能记得《十年九夏》里的小朵和陈果。

那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五年前，我写下第一个麦城的故事，我写了小朵，写了沈菲，还有背像一条直线的林越和执拗的欧晴，当然，还有陈果。

麦城，我亲爱的麦城。这是我长大的城市，有我年少时候要好的或者不要好的那些同伴们，以及我永远别扭着不愿意和他打招呼的那个男生，还有，还有我们整个吵闹而又酸涩的少年时光，她拥有着我们全部人的青春。我给了她一个并没有她原本名字好听的名字，然后写着那个时候我们身边发生的故事

们，这样，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只有我一个人记得。

我要你记得。

这里的每一个你，又或者，是你认得的她们。

即便我们从来，永远，都回不了头。

2010年11月11日

楚 玳

2003

陈念把手慢慢伸进牛仔裤口袋里，里面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将止息。
是，一切都将止息。

是个好天气，太阳恣意地挥洒着所有的热量，天上连一丝云都没有，像一块过于干净的玻璃，蓝得有点假。她站在甲板上，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乘风破浪的感觉真是让人有点心旷神怡。

她的身边站着三三两两不怕晒黑的人，其他的更多是在阴凉处吹风，喝饮料。陈念靠在栏杆上，手里抱着一个雕花的盒子，她就那样一个人静静地站

在那里，看着海的眼睛也没有一点温和的光芒。

一对情侣从她身边经过，略略奇怪地扫她一眼，陈念微微低下头，她的嘴角慢慢地向上弯一弯，一个轻薄易碎的笑容——这会是她一直等待的那一天的来临吗？

原来，真的到来的时候，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章

1 1996

手指甲又脏了，虽然陈念已经尽量不把指甲留长，可是就算剪得完全贴到指尖，也依然会有顽固的黑色占据那微小的缝隙。她站在楼梯中间，停下来喘息，是夏天，家属楼旁边高大的梧桐树不时被风吹掉下几片叶子，几个把皮筋结在两棵树中间玩耍着的小女孩偶尔发出欢快的笑声。陈念眯着眼透过树叶看太阳，头微微仰起来，不去看那几个穿着花裙子的女孩子——她从不和那些女孩子一起玩，甚至也不怎么和她们说话，像是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把她们隔开来。她甩一下已经酸麻得快没知觉的手臂，两只手互相揉搓僵硬的指节，抿

一下干燥的嘴唇：这或者就是妈妈说的，两个世界的人吧。

深呼吸几下之后，胸口的紧窒感减缓了一些，她又弯下腰，把那个搪瓷的大盆端起来继续上楼。这个搪瓷的盆原本是用来洗脸的，后来又作为洗脚盆存在过几年，实在是太旧了，破了小洞，就用塑料袋扯成条状穿过，再用火柴把两头烧化把洞补起来继续用。到了后来实在没办法补了，它就成了煤块的运输工具。装满了煤块的盆很重，几乎把她的腰压得直不起来，可是她没理由抱怨，妈妈还在下面的煤棚里用一把大锤子把煤块敲小，待会儿她提的那个桶比这个盆起码要重上五倍不止。

灶台旁边用砖块砌成的简易煤坑已经装满了一半，陈念咬紧牙关，用力将放在煤坑边缘的盆一掀，哗啦啦，腾起无数细密的黑雾。屏住呼吸，指尖因为紧紧扣住搪瓷盆的边缘，留下深深的一道凹痕，酸疼得几乎失去知觉，甩甩手活动一下关节，长呼一口气，还有最后一盆了。

她拿起空的搪瓷盆下楼，拐一个弯，再拐一个弯，下楼的速度永远比上楼快无数倍，下到楼底向左拐，那五排并列着的矮小的房子们，从左到右走上十来米，第六间，就是她家的，小小的煤棚。

一年四季，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她都会和妈妈一起来把煤块一趟又一趟地搬到三楼去，不然这一整周就没有火做饭，烧开水。整个建设局，每家都有一个这样的煤棚，每家都用煤块烧水做饭，可是别人家总有自己的父亲或者儿子

来做这项工作，更多的人是请那些常常在建设局门口闲坐着的青年男人来搬煤块，那些衣衫褴褛的壮年男子整天都在建设局旁边的农贸市场附近聚集着打牌抽烟聊天，每个人身后都有一只差别不大的大背篋，只要你提供铁锤，还有两块钱，他就会把煤块全部敲小，然后背上整整一背篋去任何你指定的地方。

是的，只要两块钱。一个星期只需要花这两块钱，她就完全可以不用上上下下这四五趟，指甲里永远残留洗不净的煤灰，每每抬着那个搪瓷盆子上到三楼都必须中途休息三回，春夏秋冬，每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都弥漫着煤尘的颜色，再明媚的阳光都穿不透这淡淡的黑。

她提着空盆站在自家煤棚门口，妈妈正蹲在里面戴了口罩和手套把煤块捡进桶里，头上包了一块毛巾，脸上因为要把煤块敲碎所以飞溅上了一些细小的煤屑。她伸手示意陈念把盆拿过来，装了小半盆，自己提着装满的桶出来，锁了煤棚，不知是宽慰自己还是宽慰陈念：“小念，一会儿我们去洗澡，洗完澡就清爽了。”

家里自然是不可以洗澡的，她们去的是建设局自己的澡堂，本单位的员工，每月都发十几张洗澡券，所以周末总是人声鼎沸，很多附近师范大学的学生也会提了一篮子沐浴用品，花上两块钱买了票跑来凑热闹，永远是三四个人共用一个喷头，辗转轮流，澡堂蒸汽缭绕，对于陈念来说，这永远会是一个过于朦胧的世界，她看不清妈妈在哪里，那个和另一具身体谈笑风生的？还是在喷头下沉默着洗头发，似乎在发狠地要洗干净里面的煤灰的那个？十岁的陈念赤裸着身体站在那里发呆，苍白纤细的身子，短短的发，一小圈半月形的黑色的指甲。她那样呆呆地站在浴室里，看着迷雾中一条条面目模糊的人影，心

里泛起无数奇怪的念头，可是她来不及深想下去——一只手横过来抓住她的手臂，将她塞到自己身前的喷头下面，猝不及防地，她被淋了个满头满脸。

喷头早已锈坏，所以热水并不若喷泉一般是无数条细密的小流，而是猛烈的一股，骤然落在背上有隐隐地疼，暂且忍耐一下，不过几秒就会习惯。妈妈把瓶子拿起来，陈念就乖巧地把手掬着，接一些洗发液，自己站去一边洗头发。

一直是这样的，从她记事以来，似乎都是自己整理自己，她从不需要妈妈叫她起床，亦从不像别的小朋友那样上下学有爸爸妈妈接送。头发很容易洗干净，因为只得齐耳，前面整齐的刘海，和时下最流行的学生头一模一样。可是她的发和流行无关，只是因为长发每天早晨都需要五分钟梳理，她嫌麻烦，妈妈拿了剪刀自己给她剪了——反正也不需要多繁复的设计，笔直地，剪齐了事。

她洗得很快，头发冲干净以后把自己浑身打满泡泡，然后把十个指头都仔细地洗刷干净——这每周两次的必然运动，她烂熟于心。

2

那个男人是突然出现的。

他在六月的一个放学时分出现在陈念就读的建设局子弟小学的门口，穿一件藏青色的衬衫，头发剪得力所能及地短，眼睛在走出校门的学生中游移不定，大概在找什么人。可是一连好多天，他都是一直到放学铃响起，小学生

们鱼贯而出直到校门关闭，也不见他和任何一个出来的学生说话。

陈念的位置在第四排，每周换一次位置，没有坐在窗户边所以看不见外面。从第一天开始，同学们就私下议论着，那个男人有那么短的头发，像是原本光头长出来的一样。这个人怎么每天都来学校外面啊，好奇怪。他们七嘴八舌地猜测，最后终于有总结陈词：此人是一个刚从监狱里释放的劳改犯，来学校是来找自己的孩子的。做完总结陈词之后，一个穿着桃红色薄毛衣的女生转过头来对她笑嘻嘻地说：“陈念，你爸爸来找你了！”

教室里立即响起一阵哄笑声。

她别开头去，装作没有听到这不怀好意的问句和笑闹。

在这个一半以上的学生都是建设局子弟的学校里，她没有爸爸这件事，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笑话吧？是的，在建设局里她所知道的所有和她差不多一样大小的孩子，只有她和简阳是没有爸爸的，可是简阳没有爸爸是因为他的父亲去年因为肝炎去世了。

来历不明的小孩，只有她一个人而已。

每天放学收拾完书包，她都会站在二楼的走廊那里看他。有时候他站在校门口的梧桐树下，叼一支烟，一边左顾右盼，末了狠狠地再吸一口，烟头一丢，用皮鞋尖重重地碾几下。陈念每一次都等到他离开以后才会抱着书包走回家去，一路上忐忑不安，生怕他从后面拍她的肩膀，对自己说：“我是你爸爸。”

十岁的陈念沉浸在这个幻想里出不来，不知道是恐惧还是期待。她被同学不知疲倦地每天放学的这个玩笑吓得忐忑不安，妈妈对她说过的，从很小

的时候，她第一次问起爸爸的时候，妈妈就严肃地告诉过她，爸爸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不会回来。可是同学们每到放学时分总会不约而同地用那样促狭的眼光一起对准她，调皮的男生有时候还会特地跑到她座位前面问一句：“陈念，你今天还是不打算和你爸爸相认啊？”语罢也不等她回答，和旁边几个男生一起哄笑着把书包一甩背到背上，大步流星扬长而去。

说的次数多了，陈念也开始想到各种蛛丝马迹：会不会他真的是她的父亲，却因为疑似劳改犯的身份而不被妈妈承认？他这样执拗地每天来等待放学的孩子，在这川流不息的学生中费力寻找，这一切仿佛都有了理由。而每一次他的无望而归，难道真的是因为他要寻找的那个人总是要等他走了才肯出现？

在陈念的记忆里面，妈妈只打过她一次。

记忆总是把那一天渲染得像一张曝光过度的相片，耀眼的白光充斥着整个房间。那一天并不很远，她的手臂上还有一道淡淡的红印子，那是妈妈给她擦的红药水的痕迹。

她说完那句话后妈妈忽然变得很激动，她刚从学校回来，书包安稳地放在茶几上，她一边慢吞吞地把课本和作业拿出来，漫不经心一般地问：“妈妈。我爸爸呢？别人都有爸爸。”妈妈正在叠收下来的衣服，手神经质地一抖，头也不回地说：“死了，给你说过他死了。”陈念咬一下嘴巴，倔强地说：“我见到他了。”妈妈一下子就站起来，瞪住她：“你没有爸爸，你爸爸死了！”她的声音很低，像是努力镇压也压不住那怒火，明显地颤抖着。陈念

也对着她叫：“爸爸没死！”她叫了一声就停下来，因为妈妈已经气得开始颤抖，她顺手从沙发上拿起一个刚脱下衣服の木衣架，不由分说地向陈念拍过去。她打了几下就惊愕般的停住，满脸苍白地看着陈念，陈念也看着她。

然后她哭了。

这是陈念唯一一次看见妈妈哭得那么伤心，她的眼泪迅速地流下脸庞，滴在白衬衣上，浸成一个可爱的透明的点，陈念站在小小的客厅中央，地板上有一个圆毡轱由于惯性在轻微地摇摆，是一个小圆板凳，刚才被妈妈进来的时候踢翻了，它——也会疼吧？

这是建设局的家属楼，分给每一个职工家庭居住，只有居住权，没有产权。她和妈妈就住在这小小的房子里，一个卧室，一个小客厅，还有一间小厨房。那天下午的一整片白光，就像是太阳忽然呼啸而来，扑头盖脸地照进这间屋子。

妈妈没有哭多久，她用手背把眼泪擦掉，然后拉着陈念坐下来，从茶几上拿了一瓶红药水给她擦。白色的小棉团沾上药水，再清凉地涂上皮肤。她并不痛，被木头敲击过的地方感觉热热的，红药水涂上去后，连原先的泛红都看不出来。可是妈妈那异样的激动震撼住了她，这些年来相依为命，妈妈总是一副冷静的样子，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让她惊慌，妈妈像一个女钢铁人一样支撑着这个家，把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她从未看到妈妈露出惊慌的表情，更不要说掉眼泪。可是她这个时候还不懂得，只是模糊地知道从此以后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知道在学校门口站着的那个男人到底是不是她的爸爸。

妈妈擦好了药就把药盒子收了起来，她一边低着头把盒子盖起来，一边轻飘飘地对陈念说：“你不要恨我。”声音轻忽得让陈念分不清这句话是自己的臆想还是真实。

那个男人一直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人，两个星期后他像最初出现那般突兀地又忽然不见，因为开始放暑假了。

到了最后陈念都开始怀疑，他不过是自己太过渴望而幻想出来的人物。原来自己是这样希望有一个父亲出现，哪怕是疑似劳改犯也不要紧，只要他出现，站在她面前，用他宽大厚实的手掌抚摸她的头发，蹲下来亲切地对她说：“念念，我是你爸爸。”

3 1997

建设局的家属楼分两种，一种是去年刚建成的新楼，深红色的墙面嵌着从上到下的巨大白色菱形图案，南方小镇多雨，楼顶上的尘土被雨水一淋纤纤蔓蔓地染在白色底子上，像长得稀稀落落的爬山虎。外形虽然不怎么样，可是比起老式红砖砌成的老家属楼，则有说不出的好处——那就是每一户都有独立的洗手间。

陈念和妈妈住的，就是建设局现在已经为数不多的旧家属楼。每一层都是长长的走廊，房门全部靠右，左边就是半人高的护栏，还有每户一个水泥的水池加下水道。三楼数过去第三间，就是陈念和妈妈住的房子。是三间连成串一样的房间，最里面是卧室，中间是客厅，外面的小间放了一张床，还有铁炉

子，冬天里生了火，她们就会搬来这间暖意融融的屋子。

这是艰难的一年，妈妈是建设局的会计，每个月的工资是雷打不动的两百块，除了生活费，还有陈念每年两次的学费，好在是建设局自己办的子弟小学，收费并不离谱。可是还有不到一年陈念就要去念市里的中学，于是每个月还得存一点钱备用，这样一来，原本并不宽裕的生活变得有些紧张。四月的时候，妈妈去了市区里一家小公司做兼职会计，每周只需要去做两次账，每个月就能多500块的收入，足足是建设局的工资两倍多，但这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建设局不允许任何职工有第二职业，所以每一次妈妈都只好下班以后偷偷地赶到市区，在公交车上匆匆吃两口包子，再在那个狭小的办公室里做账做到半夜，这份额外的工资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陈念终于从每周拼命洗指甲的自虐中解脱出来。

有时候妈妈会带着陈念一起，在办公桌上腾出一块小小的地方给她做作业，头顶上是瓷白的日光灯管，十来个平米的房间里除了两张长方形的巨大的桌子拼成的办公台外，还放了几张靠背椅和一个不大的文件柜，屋子逼仄，在妈妈没有来这里办公的时候，估计也很少有人天黑了还在这里逗留，所以灯光并不很亮，妈妈就坐在左边靠窗的位置，桌子上摊着这家小公司大大小小的账本。因为一直没有一个专业的会计，所有的账目一团糟糕，她只得把所有的账本按年份一本一本地重新整理誊写。这是伤神的工作，可是有足以报答的报酬。

陈念把作业做完，连同文具盒一起放进书包后就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就